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### 第四十三回 附官舟入京登鼎甲 見師尊為友訴冤情

且說李大椿見王國鈞叫他一同入京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隨即回寓，與方中正等說知，三人道：「這就是你的局運，應該你要高發了。不但得中解元，而且老師又如此看待，只是你那裡說起？但是我們家產雖比你稍好些，卻帶來盤川也只夠在此處用度。你既有人帶你進京，想必是不回去的了。我們卻要回去一趟。一則要取盤川，二則也該回家祭祖，你有什麼信件，今日可寫好了，我們明日不走，後天是定要行的了。」

大椿聽他們回去，就在燈下寫了兩封家信。一封與華家太太。問問他的精神，以及兆璧弟兄信息如何，末又寫了一行說，自己雖然中了舉，所幸老師賞識，將來能進步，兩兄受屈或可代伸，請他不必過慮的話。一封寫與母親，告知中舉以後事情如何辦法，以及同主考到京的話。未了，也寫三行，湯氏伯母及全家請將此信與閱。他因湯德元是瞞住人住在倉房，故用了暗語，封好交與他三人帶了回去。

不說華太太、李太太大眾接字，大椿等主考起馬日期一齊動身。卻說到了月底，主考出了貢院，拜客已畢，隨即叫家人來送信大椿，說後日一早下船，約他明晚將東西搬上船上等侯。大椿得了此信。本來收拾停當，次日下午的時節，就先行獨自一人上船。第三天早上，果見省中大小官員開鑼喝道，皆至馬頭上恭送。兩個主考謙遜了一番，然後放炮雞籬，升旗拔錨，慢慢的將船開行在路。行程非止一日，終日大椿與兩個主考官談說今古，投契之至，無意中又把葉開泰在大同如何作惡的話告知了王國鈞，王國鈞更是不平，皆說我等未通其巧，總有一天將他父子惡跡奏知主上。

談談說說，這入日已抵京中。王國鈞先叫人將大椿的東西搬到自己公館，將大椿送在兒子光榮房內居住。次日，就叫光榮帶他到各街上遊玩。從此，終日就在他家用功。

兩月一過，又是臘月春回，二月初頭，各舉子復試已畢，李大椿又取了一等。揭曉之後，方正中與於德全三人已由山西來了。因場前無暇，未曾前來，這日各人具了衣冠，來至王國鈞府內，謁見老師。然後又把大椿的家信交代下來，彼此往前。不知不覺已是三月初頭。到了初八這日，仍同鄉試一般，各備考箱進場考試。

這年大主考卻是賽龍圖的包清義。他早是個有名望的翰林院，雖是年老，眼界尚還不錯。三場考完之後，所有各房的房師已經紛紛薦卷，呈了上來。包公主政先看許多的卷子，皆不稱意，末後看三本，不由的不拍案叫道：「我道是這回絕無佳文，那知竟有這本文字！不獨氣宇光昌，精警名貴，其中這抱負也是不可頑頡的。今科會魁不是此人是誰個！」接住又看了兩本。皆是得意萬狀，無乃文字雖好，總比不足先前那本的文字佳妙。看了幾次，提起筆來，從頭至尾圈到末了，再三細想，方才批了出來。那知這三本卷子，就是李大椿與方正中、於德全的文章。

過了幾天，將試卷看完了，擇了龍虎吉日，發榜揭曉。這日，大椿正與王國鈞談論場中文字，國鈞也是說他必中，而且不得過低。他們在裡面談論，外而報子早已報到。那些家人聽說李少爺又中了會元，各皆代他忻悅，忙的跑入書房通報。

此時大椿這個歡喜，自不必說了。國鈞尤為快意，說道：「足見我的眼界不差，仍是你中了會元。真個是文章有價了。」隨即取了一百兩銀子，讓他開發各事。話尚未了，只見方、於兩人已經喊進來。王國鈞忙問道：「你們中在那塊？」

他兩人各報了名次。一個中在□一名，一個中在三□二名。只有李瓊瑤一人未中。三人又同出去看了金榜，約定了次日去見老師，赴瓊林宴。忙了幾天，隨即殿試。

那知問卷大臣仍是派的包公。加之大椿三人楷法又好，先將前□本進呈御覽。天子看至大椿三人的卷子，也龍顏大悅。到了臚唱這天，巧巧的就是他三人中了鼎甲。李大椿是狀元，於德全是榜眼，方中正是探花。

當時在金鑾殿謝恩已畢，天子見他三人皆在二□歲左右，真是少年秀俊，才子超群，心中大喜。隨敕令穿宮太監，打掃六街三巷，候他三人退朝走馬遊街，加之九門提督又是包公的員缺，那些巡捕委員皆曉得李大椿是包公的得意門生，格外的張燈結綵，熱鬧非凡。那京城內看迎狀元的人如山似海一般。

三日已過，少不得要去謝正主考、拜同年等事。到了包公衙門，先在頭門就下了馬，先將門生帖子遞了進去。不敢直走正門，從角門穿入後堂，面見了包清義。叩頭已畢，包公見得了三個門生，豈不得意！隨即問到大椿的年貌籍貫。眾人一一對答。

包公笑道：「天下竟有這般奇事！三個鼎甲全出在大同府內。這可算人才極盛的了。如此一來又要教這狗頭誇嘴。」

大椿見他笑容可掬，忽然變了怒容，說這狗頭又要誇嘴，不知所說何人，也不好問。當時告辭退了出來，各回寓所。

王國鈞見他回來，多遠的就問道：「老包今日可曾得意？鄉榜是我賞識，可算英雄所見了。」大椿道：「這是兩位恩師提拔，門生是無德無能。」當時到了書房，就寫了一封家信，用了馬封遞到山西。次日大早，大椿還未能起來，已有人拿了帖子匆匆的跑進上房，說包大人來拜會。只聽裡面說道：「請！」王國鈞已走了出來。家人到了外面一聲高叫，隨了帖子，將包清義領了進來。

王國鈞看見，趕忙起身笑道：「恭喜又得了一班桃李呀。可知此三壩甲是那裡的人氏，那一科中舉的？」

包公笑道：「你不必瞞。我輩眼力總還不差，只可笑老葉也妄行誇嘴，說他家鄉人才美盛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！後輩如同他這般為人，倒是不發達為佳，免得活造這許多罪孽，但不知李大椿現居何處？我想傳他問問底細。」

王國鈞道：「這人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你要見這人殊為不難。」隨即叫家人將李少爺請來。包公方知住在他家，回頭來見。大椿已經到了面前，就在下首坐下。

包公問道：「賢契既生長大同，可知道有個葉槐麼？他家兒子品行如何？可曾積有產業？」

大椿見他兩人詢問。真是巧不可言。當時跪了下去說道：「不滿老師的明見，門生近來就有一種冤枉還未伸出。」當時就把他如何被華童提拔縣考，復因華兆琨知道受請，湯德元與萬鈞做媒，後來夏均祥嫌貧愛富，葉開泰如何買盜叛賊害了華湯二家，洪鵬程又如何定案的話，前後細述了一遍。

包公聽了怒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堂堂一個吏部之子，居然知法犯法，強娶有夫之女！洪鵬程身為邑宰，反助奸人為虐，嚴刑拷供屈辱斯文，真是暗無天日！我不將此事奏知主上，何以為民除害！」

王國鈞道：「你不必受急！此人的行為我久經知道，至今未曾啟奏，因思主上甚寵用他，設若奏事不行，反為受害。我看今日天恩甚好，早晚必欲召見這個鼎甲。那時等主上問及山西的民情。由李大椿面奏主上，彼時總要派大臣查覆。能夠臨到你我兩人，這也是他的惡貫滿了。」包公聽了這話。也甚有理。方要回衙，忽見軍機處有人送信說，主上明日召見三鼎甲。不知李大椿如何代華家伸冤。且看下回分解。